

虞初志合集之四

虞初志

王葆心 编

虞初志合集之四

虞初志

王葆心編

本书根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一年版复印

虞初支志

王葆心编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3/4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

J 154·1 定价 1.10 元

跋

家大人之爲此編也。多前此官京師時。撫自廠肆所訪各書中。未及近事。其屬近數十年間新奇可悅之紀載。尙有三種。曰髮逆初記。書可一卷。不著撰人。所記洪楊初起時事。與世間官私各書迥異。直謂洪秀全無其人。乃新寧人焦大也。洪大全亦無其人。出自僞託。而楊秀清又實爲耒陽人。均實湘產。曰節鈔純常子枝語兩卷。爲文道希學士手稿。皆刺取其關於舊聞祕記者。曰朝野紀聞一卷。吾郡陳君詢先筆記。皆光宣舊事。所得咸在今人筆記之外。此三種均出祕鈔。因甲編篇卷已溢。乃命夔強收入乙編中。慮閱者或疑此編之陳舊也。特先聲敘於此。並命夔強筆記此卷之末。辛酉夏正五月端午節。羅田王夔強識於都門西城僦舍。

虞初支志序

宋何異爲容齋隨筆序。稱洪文敏夷堅十志外。尙有支志。與所謂三志四志者。周亮工書影則稱爲支甲至支癸。凡百卷。湖州志謂嚴元照芳棠堂藏有此書。宋槧本。至咸豐庚辛遭焚無存。然則文敏支志之命名。蓋卽貳次前志之稱。故以三志四志殿之。吾觀踵湯玉茗虞初志諸家。貳之者。以張山來之新志爲最佳。鄭氏續志已不逮。黃氏之廣志雖博於鄭然而菁英殊少。至近日號稱新志者。乃急就章耳。不佞今仿文敏之書。命爲支志。用意。在貳玉茗而次山來。雖不欲與鄭氏黃氏相爲曹伍。其取材之通隘與族類之條貫。明眼人自能辨之。此外陳氏世箴之敏求軒述記。亦有可稱。而俞氏樾之薈叢編。指例又別。茲編所錄。務檢原書。稗販之譏。吾知能免。間有複出。要綱共而目殊。夫人不能如錢給諫之集碑傳。李承宣之徵耆獻。以上備史掌而下示方聞。乃徒費十餘年。搜集之日。力娛意於可驚可喜之事。自託於俳諧。短書以傳。耗心於無用。以娛悅流俗人之耳目。而下儕於鼓板之賤。其爲人之頹廢不振。卑汚不自惜。要可知也。然果何所迫而坐令其至此哉。要其歸生今之世。爲今之人。被駢迫於平昔所唾棄不屑之地。而安居不疑。抑豈第輯此書之一人也。耶。作此書者。不自愛其日力。姑假此以消耗歲月。則其爲書亦只示欲消耗今日之日力者。讀之而已。庚申冬十二月。青垞山人。

虞初支志甲編凡例

一。小說自太平廣記以後。引書必注所出。最爲雅尚。故此書編排大例。悉仿張山來元書。每題下注所採書目。或文集。或詩集。或筆記。皆列之。題下列作者姓名。字號。本貫。亦如之。其作者無可考。則缺。仍列所採書名。至所據各書。必搜自本書。以昭賅實。

一。王叔師爲楚詞章句。徐孝穆爲玉臺新詠。皆入己作。爾後選家詩詞。多循此例。以鄙見觀之。究非通正之體裁。然說部短書。其事體本卑。尚不必繩以嚴格。今以廣徵異聞。之故。末附己作筆札三則。本非文詞。聊博笑粲。姑寬取之。仍用魏默深輯經世文編入己作之例。標目下。不書本名。以示區別焉。

一。學人編輯之業。雖筆札小品。無不可見。心思嘗見郝蘭皋曬書堂文集第五卷書事。事皆瑣聞。往往矧古近類似之事。附篇後。蓋仿其鄉蒲柳泉志異之體。後來朱梅叔埋憂集。亦如之。可以考異。同而極情事之變。他如俞理初之爲李易安事輯况夔笙仿之以薈名人之佚聞。其法殊博雅。可玩亦間仿之。薈世人之所欲曉之事。雖小說亦關問學。雅可潛發閱者心思。今特仿之不悉。依張氏元例也。

一。高頭紙尾坊書陋習。本謝雅裁。元書如此。今亦因之。惟於評點之中。有關文字者。有論本事者。有訂異同者。一時所觸得。卽書之。無當高明大雅。勿哂。

一此類之書自湯氏虞初志之後有新志續志廣志及當代所出之近志各種中其後出者每嫌其採說部太多而文集較少不免避難就易誠以大家文集中可入說部者極少薈萃良難今特矯之多輯不甚著稱之別集及鈔本未傳刻之集其有詩詞集中之序可採者亦收之並錄其詩詞凡此者以其爲文格法氣體不甚矜嚴界乎文集與說部之間故取列本書甚合惟所探之旨動關勸懲不欲取枯寂無味者亦不敢與諸志一篇犯複也卽偶有事同者必其文出自他手他書方酌收入

一陳氏述記俞氏薈編其書與虞初各志同意然俞氏之書究同而不同以其改變題目刪潤本文也本書間有與俞氏無心探同者然此則輯自元書恰非販自俞氏觀者對照可知初欲刪去卒以搜集良難姑存之且與彼有整篇刪減之殊不妨各行其是

一此編搜集材料自光宣後訖今十五六年所得不下千篇不能一時並出今仿洪氏夷堅十志胡氏唐音統籤及近人梁恭辰勸戒八錄之例用天千字賡續出書計甲編以迄癸編編可百目事或溢出百數十則俾嗜奇者擷其事好文者玩其詞博奕猶賢供人消遣並爲發其凡於首焉

一世亂情迫家居客游願旣多忤老更健忘近年採書大半出自兒子覈強筆繕手編咸資其力比成卷秩不沒其勞附志於此

虞初支志甲編目錄

青坨山人輯王謏強纂

卷一

朱懶獒傳關中兩朝文鈔

報讎人傳同上

燕婦奇妬說剪桐載筆

仲子紀事白雲集

王氏義門記荊州府志

鄧夫人白湖寨序

虛直堂文集附錄一則

書熊婺源公逸事竟陵文選

序妬竇綸堂集

周夫人傳清文匯

紀牛異苑野文集

邢瘋子傳學源堂文集

兩異人傳南雷餘集

義盜事街南文集

書義犬事同上

耳書三則與梅堂遺集

明馬 朴敦若 同州

馬 朴敦若 同州

王象晉 蕪臣 新城

張 怡自怡 上元

失 名

清姚文然若侯 桐城

胡承諾 石莊 天門

陳洪綬 章侯 諸暨

李煥章 織齋 壽光

張汝瑚 夏鍾 晉江

郭 葵快圃 清苑

黃宗義 梨洲 餘姚

吳肅公 晴嵐 宣城

吳肅公 晴嵐 宣城

佟世思 儼若 遼陽

慶州老人傳樸學齋集

廖氏傳秋錦山房集

太湖王氏傳滇南文略

兄弟訟田公案偶紀

涂宗濬軼事忠雅堂文集

書杜和尚書晉起堂遺集

周翁傳虞東文錄

平瘡獄書事滇南文略

馮行貞小傳虞東文錄

卷二

啞兒傳滇南文略

江西某先生傳式訓集

許文宗傳鄴芸文集

書蔡秉公事忠雅堂文集

吉林窮棒子說惟清齋集

崇症同上

史八夫人後傳江寧人物志

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章實齋文鈔

打虎任四傳關中兩朝文鈔

林 佶 吉人 閩縣

李良年 武曾 秀水

張 漢月 棧 〇 〇

藍鼎元 鹿洲 漳浦

蔣士銓 心餘 鉛山

呂德芝 時素 黃岡

顧 鎮 古湫 常熟

周於智

顧 鎮 古湫 常熟

趙壁 焰 〇 〇 馬龍

張柏恆 雪帆 安邱

李騰華 鄴芸 新昌

蔣士銓 心餘 鉛山

鐵 保 梅庵 長白

鐵 保 梅庵 長白

姚 熊 姬傳 桐城

章學誠 實齋 會稽

吳 鎮 〇 〇 狄道

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 關中兩朝文鈔補

天津御者同上

乞者席慕孔孝行傳 關中兩朝文鈔

荆氏五老人壽序 白雲山房文集

書汪縣丞妾事 紅蕉山館文鈔

名醫軼事記 校經閣文彙

三布衣事 自雲文集

王三傳 天真閣集

三盤坡雲庵遺文

甲喇巴同上

俠女報仇同上

打算同上

揚子和同上

吳提台同上

韓江見聞錄 五則

夢厂雜箸

咸豐劉孝子歌序 養默山房詩稿

雙料曹操 竹葉亭雜記

書毛大相公 亦若是齋隨筆

張 洲 萊峯武功

張 洲 萊峯武功

岳震川 一山洋縣

張象津 漢渡新城

喻文鑒 治存黃梅

李富孫 鄉社嘉興

陳 斌 白雲德清

孫原湘 子瀟昭文

顧 森 廷培崑山

顧 森 廷培崑山

顧 森 廷培崑山

顧 森 廷培崑山

顧 森 廷培崑山

顧 森 廷培崑山

鄭昌時 海口海陽

俞 蛟 夢庵山陰

謝元淮 默卿松滋

姚元之 伯昂桐城

鄭敦耘 荏甫長沙

卷三

壁將軍二事記 歸樸庵叢書

誌興記室遇曹難林阜開集

書宿州寓客養一齋集

震峯老人傳同上

貴因德輿集

記汪珣事 國朝詒南文鈔

記麻城豆腐翁事同上

書江南生事 養素堂文集

書王恆一葬棺事同上

書劉默園觀察蚶洋出險事同上

四不論先生傳 櫻花館文集

卜者傳同上

孝鵝傳 復齋文集

說馬有獲齋文集

李芳傳 六草軒文集

李芳傳 棠溪文鈔

官孝子傳 六草軒文集

記所見讀書延年室文集

彭蘊章詠我 長洲

潘 謫 少白會稽

潘德輿 彥輔山陽

潘德輿 彥輔山陽

凌 塾 厚堂歸德

黃培芳 香石番禺

黃培芳 香石番禺

張 澍 介侯武威

張 澍 介侯武威

張 澍 介侯武威

路 德 閔生盤屋

路 德 閔生盤屋

曾 鏞 鯨堂泰順

李道平 遵王安陸

李曾馥 次香孝感

沈用增 質庵孝感

李曾馥 次香孝感

熊少牧 雨臘長沙

記買菊兒同上

李如茂公家傳止所齋古文偶鈔

辜義民公家傳同上

王老虎傳同上

王典史攜骸記鈔本慎齋文集

存孤記同上

卷四

書義牛事求實齋文集

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軼事存誠齋文集

山左誅安監紀略清芬閣集

書破地雷事天岳山館文鈔

書秦州梓人殺女事來雲閣文鈔

水摸此君園文集

封禁山同上

鄧將軍寶刀記同上

記達什巴事汪梅村先生集

書蔡氏二節士謫塵堂遺集

記繆觀瀾君留照驅狐祟事舫廬文存內集

捫龍先生傳同上

熊少牧雨臘長沙

辜澹守庵上饒

辜澹守庵上饒

辜澹守庵上饒

蘇宗經文庵鬱林

蘇宗經文庵鬱林

余情勤夫長沙

何曰愈子持香山

朱采亮生嘉興

李元度次青平江

金和亞匏上元

吳名鳳伯翔臨津

吳名鳳伯翔臨津

吳名鳳伯翔臨津

汪士鐸梅村江寧

戴望子高德清

張壽榮鞠齡鎮海

張壽榮鞠齡鎮海

高才女始末高才女遺詩

武七慎節齋文存

劉氏兩童後記鈔本純常子枝語

倒旗近五十年見聞錄

萬密齋先生醫案彙記皆錄舊話

劉雲山事輯晦堂隨筆

熊襄愍公不死事輯晦堂隨筆

史忠正公死節事輯晦堂隨筆

虎狂青坻述聞

荷兒傳皆錄舊話

韓家文八壹萬年

陳代卿雲笙宜賓

文廷式芸閣萍鄉

周運鏞□□連城

虞初志甲編卷一

青坨山人輯王鏊強纂

朱懶獒傳關中兩朝文鈔

明馬 敦若 朴同州

懶獒姓朱氏。朝邑白塚鎮人。初家貧落魄。無衣食業。日倚持衡石倚門市。爲木棉牙僧罷市有錢則沽飲。無則僵臥。不事事。人呼懶獒而不名。遂沒其名。一日飲肆中有行乞道人至。熟視良久曰。汝當暴富。則曰吾儕小。人貧如洗。何從得富。且富可暴耶。若意在得酒耳。爲與酒一盃飲之。曰去。去毋誑我。爲也。道人曰。吾非誑人者。汝貌固應暴富。當自驗之。明日朱至市。有買木棉者。以手探視袖中二十金。墮木棉內。弗覺去。朱亦不知之也。已又來買者。朱爲取視。乃摸得金。遂託疾歸。朱篋人乍得金。且喜。且驚。竟不自寧。所居近大道。謀於妻走避郵亭中。至則有一臺。貯三十餘金。朱得之益大驚喜。且心怖不敢還家。腰其囊如邑城。寄聲其妻有問者。但云以事見官府。不得輒歸。趨行可十餘里。又道拾數金。並納諸囊中。至邑買酒者。家呼酒市。胡餅酣啖而臥。居二日。其妻倩人招歸。久之竟無一人問者。漸用其金治生。不數年起屋買田。置蓄產器具甚設。頓成

田舍富翁。卒如道所言。

玄同子曰。人生富貴遇合。詎不有命哉。往余竊爲舉業者。數言某宜第。某不第。而第且致位顯融。若憤恨不平。於造物以今朱氏子觀之。又何怪乎上農良賈終歲勤動而不必溫裕。即溫裕其非猝得明矣。乃闌闌游手。今日懸釜明日充囊。曾不意而得之。謂非有造物者爲前定乎。則道人何以能逆睹也。然政惟道人能知命。故能無憤恨不平云。

李時齋曰。懶獒屢得金。想亦天也。但不應有意匿之耳。然懶獒市僧也。固無責矣。

青坨曰。此明代事。文中寫朱氏子拾金一時百態畢作。與今劇場中乞丐拾金一齣絕肖。其所以諷世者深矣。

○李慶辰醉茶誌怪云。邑有農夫。見田間烏與蛇鬥。掘其下得元寶二枚。懷歸。自以爲暴富。杜門不出。爲傭家人。促之輒云。有此壯膽物。何屑爲人役。此後須人求於我。我更何求於人。呼銀爲小老虎。閒時把玩。或拋向空中。以戲。一日誤落頭上。患風身死。醫藥棺殮。恰敷其用。此事之可笑亦相類。而其人福薄尤可憐。附博一粲。報警人傳關中兩朝文鈔

明馬 敦若 朴同州

報仇人者馮翊黃市里某之子也。某有父而寡兄弟。余不忍斥其名。亦不悉其家世。父能生殖。頗有產業。以獨子愛之。甚其婦李氏悍逆不道。某初不能制。而或庇之。且或縱之。始或諄語。既而呵叱。後漸詛咒。而詢之某。亦不復爲異。父母數吞忍。他日氏毆詈其姑。不能堪。號泣而訴天。氏又惡其號也。而嘗之以爲常衣食之。有不時無論已。一日復凌其翁姑。至不可忍。姑乃憤恨曰。吾不恤生而恤死。遂走赴州。欲聞於官。法之既出。村矣。李氏就產一子。其翁而趨追其姑。遙呼令回。姑憤弗聽。因大聲疾呼曰。汝回汝。天已爲汝我生報仇人矣。於是乃還。遂謂其子曰。仇姓然。氏卒不悛。里人知其語者。皆竊相謂。報仇人何時大乎。後某與其父母俱故。獨留氏撫一女。與所謂報仇人者其人漸長。漸凶逆。不母氏而奴畜之。迨娶妻生子。而叱詞毆詈者益甚。拂其意。則毆觸其怒。則毆。或見之。則毆。木槌鐵杖。無不加身。常至不勝痛呼。譽隣里皆不忍聞。他日曰。毆號天。則縛屋下而毆。曰。汝看上無天矣。嘗以輓車鐵索繫其頸。衆見叱之。則曰。彼有風疾。又嘗以刃割足。剔其筋。曰。使不利於行。其姊嫁爲諸生婦。而貧氏有所周。或加之禮。餉輒罵毆。疑其有私。餉輒罵毆。且數毆辱其姊。姊問嘗訴。

其逆於州。則重賂買直氏。乃不敢伸言。族人忿恨其逆。讀令改省。則使氏罵其誣己氏。又不敢違。於是人多結舌。凶逆日異。無復人理者垂二十年。天啓二年春。復極毆之。身無完膚。以死。其女聞而哭之。具訟於州。屬州使君上計都門。署篆梁倅君。檢究法擬。而使君還治。使君有殊性好惡。多拂人迎。役以異聞。於塗便輒然。及至即欲出。而逆跡大著。乃頌繫數月。不判。及姊以尸腐求判。凡言不枉者。輒呵禁族里。歷指其凶狀。曰。彼自殺其母。何與若事。庠士以風化所關。公言於庠。曰。諸生皆有母。何無毆死者乎。竟出之。略不加刑。僂報仇人。既出。益高言猛行。以雄於鄉。無何張使君至。條其不法於觀風。使緝而斃於獄。初里人以無禮於親也。實罔不切齒惡之。然猶以報仇之語爲天道。解迨其以弑逆收而復出之。遂疑於天道。豈其命之報而故縱諸乎。及終不逃於三尺。而後乃信天道之不爽焉。於是作報仇人傳。

野史氏曰。自昔聖人設官敷教。惟葬。偷是急。蓋天下平於親親而秉葬之民。庸有凋喪於習氣者。故賴教化以輔贊天地之所不及耳。教廢俗惡。使親者無奈其爲仇。至令祝天以生。報人報之甚。而至不容於宗黨清議於庠序。猶有。

呵護而縱之者皆天壤間異事也人嘗謂教化不易言以
余所見州使君武陵丁公孝篤慈幃政先德禮士庶翕然
於敦倫之化後或以繼母件於父或以異母銜其弟施於
有政而老多失所終則安見身教之難哉

蒙蔭堂天休曰事大足戒

青垞曰人不可太快意今日之天下非聖無法滅倫黜
孔恣諸筆舌悍忍徑行羣盜洶洶相吞噬快意極矣
雖然今日之天道反覺去人近世事倚伏迅若轉轂而
人不悟也馮翊報仇人之生即在逆倫悍婦魚肉翁姑
正劇之日是何異秦皇東游會稽憫然子孫帝王萬世
之固而項籍已縱觀其傍劉季已喟然起咸陽宮室之
嘆乎是何異曹操相漢日夜窺伺漢鼎而司馬懿已入
其軍幕乎是何異梁武殺東昏侯覆齊祚之年而侯景
已生於漠北乎人亦何苦而作逆亂之行恣無父無君
之口內施之一家外昌之一國也耶如曰不然請觀其
後

燕婦奇妬說剪桐載筆

王象晉新城臣

浙醫劉君芝溪技藝精良胸懷磊落性好飲見酒輒醉酒
後耳熱語刺刺如湧泉然操持謹凜不與外事予甚重之

壬戌仲冬偶延之值其他出亭午方至問之曰適爲一家
治病今始歸耳問何人曰某家內子也愈乎曰一劑而愈
且得重謝予曰妙哉技至此乎彼婦何病而子捷效如是
曰婦某家女嫁某人舍比鄰耳今日少喧坐屋簷下偕婢
子暨僕婦輩笑語甚適也呼茶婢捧至方入手聞街頭鼓
聲喧令僕婦往偵之回報某家娶如夫人也言未既茶杯
墮地齒噤手握兩目瞑挺出顧頷首傾側不可俯仰諸
人大驚亟延其父父亦適過門入視爲癡曰死生任之留
之何用遂畢去不返顧其夫延予治得復生予曰此於理
宜罰而反得謝予方以是爲子過而子顧誇爲功乎劉愕
然問所以予笑曰此等奇妬死恨不早子乃活之耶無論
其夫怨也乃其父亦恨子深矣相與拊掌大笑而罷

青垞曰進一步寫妬餓亦進一步寫遏妬餓之人末以
談諠解之尤妙

仲子紀世白雲集

張怡白怡元

辛巳冬予鄉汪文烈公假滿入都至慶雲邊烽方急道途
梗塞公以臂傷調治寓城外逆旅中稍愈散步驛舍見貯
餉若干公駭然曰盜賊公行此豈貯餉地且司農仰屋皇
上望外解如救飢溺若胡爲滯此解官答曰主臣有之但

賊騎充斥途無行人若此紫纍者何欲入城而令病之閉
不納奈何公慙甚歸詢邸主人曰此間頗有俠士可與語
者乎主人曰去此二十餘里有仲子者則仲山之後也豪
有力鄉里畏而服之然不可招致公欲晤則就見之公曰
諸凌晨持名刺邸主人導之往至則告以故仲子曰是不
難公以木天貴客爲國事下交士爲知己死矣三日後當
爲公解赴司農取部收來公曰甚善須護騎幾何常謀之
邑令仲子掀髯笑曰若輩何用若輩何爲某自有所與
遊者公以名紙全幅二十單幅二百來公曰諾途費幾何
曰是無煩公慮矣長揖而別三日後仲子報謁曰人力集
矣公與解官語之乃同至驛則囊韉而魚列者約二千人
衷甲裹糧儼然營陣公駭然曰諸君何來曰皆某諸同人
家子弟因呼其長二十人拜公廡下曰此皆壯士某與遊
者命取餉出皆絨木靴中曰是不可以遠行亟碎之分携
以往解官恒懼不敢任公曰無傷是在我遂碎之分置橐
中上馬馳去時多爲公危曰此輩舉止頗似大盜萬一去
不返奈何公大笑曰安之世豈有欺人烈士哉不半月主
人言仲子單騎歸矣公急出迓曰若何曰幸不辱命袖中
出部收與公公大喜曰前同行諸君若何當語令一犒之

仲子笑曰此輩豈屠沽須酒食耶事幸畢各返村舍公
曰君大將才也當特薦君且大用仲子佛然曰此非知己
之言也我以公愛國急公慨然見信試效一臂耳此世界
豈容我輩耶幸無復言一揖徑去明日公肩與往謝則應
門者長跪以辭曰主人與客爲泰山遊昨暮即行矣公俯
仰歎息而去亂後失其名聊記於此
青垞曰明季昏亂天下無道志士寢聲逃名不出泊入
清初或死或潛或遁方外見於紀載中者不可悉數古
之傷心人何代無之讀仲子此世界豈容我輩耶一語
千載下如聞其聲烏乎豈知易世而後無道之極乃有
今日斯人也倘得相與傾肝膈樂泉石爲歌爲哭以滌
蕩見聞之穢濁有餘慕焉○按先生世武門國變後棄
其世蔭隱居攝山自號道者著述甚夥與同時遺民往
還並所著不肯示人見望溪集孔東塘曾寫其高致入
傳奇然其父祖實吾鄉孝感人徐君星槎輯孝感詩
徵撫先生及其父祖詩冠編余曾豫商略其孝感文
徵則余更爲裁定其大半中有先生書札二而清文匯
中輯入之文三首較二札更可採乃未之及可惜也爲
附志之

王氏義門記 荊州府志

失名

倪文蔚等光緒荊州府志卷七古蹟云明王氏義門在

縣東明初義民王堡之後累世同居

昔王堡處明初年以漂流皇木赴南郡繫獄擬決王珙以

漂流南糧擬邊遠戍值霜降先一日入獄弟兄相抱痛哭

珙曰吾三子惟一子尚幼擬戍不過數年而歸然歸時計

子已老汝五子皆幼汝決後予即歸恐不能撫爾子并撫

吾幼子也惟爾得戍予決庶可兩全遂哀懇獄吏求以身

代吏服其義又以年貌甚肖許之及決則以貌雖同而年

不等事發罪坐獄吏以其實告之刑曹刑曹以其事入

聞上憐之俾兄弟對餓七日得不死而盡釋之自是子孫

日繁鳴金合食居官者不私其俸耕穫者不私所斂有衣

架房男子衣無私笥惟寒則取適體者衣之不用則仍還

於其內又有孩子房赤子須乳者晝臥於此母有欲

乳其子者入而其子無啼泣聲則取他啼泣者而乳之如

是者五世撫按聞之禮部禮部尚書姚夔特疏入奏成化

四年十一月敕建義坊題其額曰旌表王氏五世同居義

行之門後又合食二世焉人丁千餘秋糧數百每逢均平

縣官皆憐其先人之義不忍析子孫之糧今雖立叔淵叔

源兩排而子孫聯聚煙火比屋猶有遺風焉荊州太守重
立擎霄高義石坊在郡城永樂初年羣盜入室家督知不
可解跪告合食之故云家無盈積僅集婦女簪珥數百金
餽之盜相顧嘆曰如此義門取之亦覺生媿遂置之不取
仰天祝曰願是家世世不遭吾儕也祝畢而去

青垞曰姑蔑徐氏談耆載前代義居久遠至有十九世

同居者其為家族美談罕事以至國家垂為旌典盜賊

因而感泣其奇偉奚待言然儀禮稱古者父子異宮故

有東西南北等宮之稱是古人雖父子亦以異居為制

但居異而財同實古人敦厚勝衰末之處至兄弟義居

艷傳史乘然前人亦多有非議者至正直記載沈教授

圭述傳記之言曰兄弟以不分為義不若分之以全其

義梁氏退菴隨筆謂此語與婦人守節不若嫁之以全

節同為救時名論清初魏氏禮為二子析產序則稱不

可浮慕累世同產之名而實受其害李氏絳別籍異財

議則稱古者井田之制八口之家未嘗禁人分居苟友

助扶持則分猶不分其累世同居誠篤行之士矯薄俗

之義舉然必有法代有賢者主持否則不如分居各

惜其財各勤其事猶可相持不敗是二說皆識微見遠

之論吾嘗見義門江州陳氏浦江鄭氏家規均簡嚴易
守要之非其人不行今日社會黨人爲共產公民之制
其事在吾國垂義居之法即其雛形此記中所云官不
私俸農不私穀無私衣常亦無私食即公產法也而婦
人不名私其子則公民之法也然必須其人然後行之
無弊若今日之人心風俗澆渙至此如何而敢望哉然
王氏之義居其始事乃從同產兄弟遭巨變時於生
死中衍出本有可振動來裔之高行故創垂家法子
孫矜重抑其本至公無私之旨以立家族莫謂吾國先
哲遂無見及所謂社會主義者烏乎遠矣

鄧夫人白湖寨序虛直堂文集

姚文然若侯城

兵事蓋難言之哉奇男子且然無論閨閣中人矣木蘭從
軍流爲美談然其金柝鐵衣束羈市轡與一校等耳苟氏
女玉顏雪戟拔其父於萬鏑之中舉旗摩壘而還以方男
子則騎將非大將也陸家姑縫織軍中梁夫人織簿爲屋
躬執桴鼓然因人成也烏能獨立一軍哉乃若建軍府授
方畧馘渠魁變虎蹲電奔星運恢恢乎稱大將才也古
之所難今於是乎在余與黃公玉耳稱昆弟交因得讀史
先生次其鄧夫人功狀及前輩張先生守白湖寨記蓋重

有敬焉抑重有感焉白湖非有星崖劍壁懸磴飛樓之險
士非有羽林射聲之銳器非有墨陽谿子少府之利塹培
塿而城之裂繒泉而轍之取糧勸而戟殺之取我田舍子
而卒伍之其戰不可禦取我婦人而丁男之其守不可攻
乃賊三至輒創去至乃斬其渠而奪之氣然則今天下之
天險士銳器利豈無小踰於白湖者耶嗟乎自流氛四掠
名城隳雄郡潰將星殞師徒北幾何年矣而白湖歸然若
靈光如故也然則今天下男女安在耶豈真末世天地雄
杰瑰琦之氣不鍾於我輩男子而偏在閨閣中否耶賊渠
左金王璽於白湖之下蓼之人有被俘而返者稱賊黨震
動咸嘖嘖知有鄧夫人云而當時不聞殊旌懋賞如洗夫
人錦蓋錫封故事則豈戰伐功格昧於輦上諸君子而顧
明於揭竿斬木中人耶抑豈擒渠破賊自男子事夫人不
應越辭統醴醴而代之耶嗟乎天下事尙何言哉尙何言
哉乃夫人自足以不朽矣渭原以娘子名其軍襄陽以夫
人名其城吾又安知易世而下茲寨之不復以白湖名耶
玉耳雅歌散佚有儒將風至其手一玉辟邪進百萬雄虎
而麾之介馬無聲萬衆如一問一過白湖夫人嚴部伍束
轡以迎旌旗相望隱若一敵國然蓋門以內有兩大將

軍。哉。夫。秉。形。管。撫。奇。軼。以。傳。之。永。永。者。亦。史。氏。職。也。是。爲。序。

廣陽雜記卷一云。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據山中。與官兵抗。屢爲所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廈將傾。非一本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諭令薙髮。然吾仍居吾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整凜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台。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氏通。卽總督時事。敗服毒死。近出多陽紅淚錄亦引此事未注所出

青垞曰。劉氏雜記書鄧夫人事。不詳其姓。證以姚端恪所爲白湖寨序。始知黃鼎之夫人爲鄧氏。惜序中所云。史氏撰鄧夫人功狀。及張氏守白湖寨記。今均不可見。然兩家所書玩序語。尙是紀前明時破流賊之績。而鄧夫人入清初不肯歸命滿洲。實未之及。特爲錄廣陽雜記以補缺佚。而夫人之爲奇女子。始見至黃鼎之反覆。

深婉夫人。其事見於他書者。稱鼎本霍山武生。崇禎十六年。鳳督馬士英遣之潛行入麻城。結斬黃四十八寨之豪。說賊中僞尙書周文江反正。卽委鼎署麻城知縣。會得闖賊僞果毅將軍印。士英爲奏功。並言奪自賊中。狀思宗聞之。擢鼎副將。並厚賞。士英麻城人民遂議士英與鼎欺蒙。有假印不去。真官不來之謠。此見於明季南北略者。順治初。鼎旣降。洪承疇授以總兵。使居南直。三年。荆王朱常淦舊部李時嘉等守太湖。鼎破之。又奉安徽巡撫李棲鳳命。平宿松義兵趙正。並擒斬瑞昌王朱誼貴。此皆鼎反顏攻明之事。卒爲其夫人所棄。又復與延平王通。終以不良死。蓋同時與其里人張孫振均爲馬阮之孽黨也。及孫振修霍山志。列入鼎名。後來之霍山志。則擯不載。余訪之霍山黃明府。禮耕則稱黃氏譜牒。亦不收鼎。世系並鄧夫人。亦佚。未載霍山黃氏爲大族。世居黃石河。與吾縣鄰。但其譜中並鄧夫人而佚之。殊不可解。光緒霍山縣志亦不收夫人。但卷一山川中載河北黃氏嶺有俠女墓。疑卽鄧夫人。不書名氏。恐觸諱也。吾觀夫人雄武俠烈。直可與同時左忠貞侯良玉沈游擊將軍阿翠鼎足。而三但數奇。有李廣不侯。